未名译库·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系列丛书

当代叙事学

〔美〕华莱士·马丁摇著
伍晓明摇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illegible]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illegible]数据

摇当代叙事学辑美)马丁(酝[illegible]宰援著;伍晓明译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illegible]
摇(未名译库: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系列)
摇陨[illegible]

摇Ⅰ郾当…摇Ⅱ郾①马… ②伍… 摇Ⅲ郾小说叙事学文学理论摇Ⅳ郾[illegible]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illegible]数据核字([illegible]第[illegible]号

摇[illegible]

书　　名:当代叙事学
著作责任者:〔美〕华莱士·马丁 著摇伍晓明 译
责任编辑:张文定
标准书号:[illegible]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illegible]号
网　　址:[illegible]
电　　话:邮购部[illegible]发行部[illegible]编辑部[illegible]
电子信箱:[illegible]
排　　版者: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者:新华书店
　　[illegible]
　　[illegible]
定　　价:[illegible]元

摇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摇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摇摇录

缘

前言 …… (员

员摇导摇论 …… (员
小说理论种种:员怨缘-员怨园 …… (员
圆摇世纪早期小说理论种种 …… (远
叙事理论种种:弗莱,布思,法国结构主义 …… (苑
最近趋向种种 …… (员园

圆摇从小说到叙事 …… (员愿
叙事类型种种 …… (员愿
罗曼司—长篇小说的起源:历史,心理学,
生活故事 …… (圆员
“小说”存在吗? …… (猿园
小说作为反对话语 …… (猿缘
关于叙事类型的形式主义和符号学理论 …… (猿苑
总结 …… (源缘

猿摇从现实主义到成规 …… (源员
现实主义的特点 …… (源员
视为成规的现实主义 …… (缘缘
历史中的叙事成规 …… (远源
自传与精神分析中的叙事 …… (远愿
成规与现实 …… (苑园

源叙事结构:诸基本问题 …… (5)
“开放形式”及其先河 …… (5)
生活、文学和神话中的结尾与开端 …… (8)
远 叙事序列的结构分析 …… (8)
结构分析的正用和滥用 …… (11)

缘叙事结构:各种方法的比较 …… (11)
叙事理论种种 …… (11)
托马舍夫斯基与巴尔特理论中的功能的与
主题的综合 …… (11)
功能和母题 …… (11)
人物构成 …… (11)
指示性标志,信息提供者,静态母题 …… (11)
叙事的时间性 …… (11)
杂[illegible]主题,叙述 …… (11)

远视点面面观 …… (11)
美英文学批评中的视点 …… (11)
叙述的语法 …… (11)
叙事表现的结构:焦点 …… (11)
叙述的语言与意识形态 …… (11)

苑从作者到读者:交流与解释 …… (11)
交流模式 …… (11)
读者种种 …… (11)
阅读 …… (11)

愿参考框架:元虚构,虚构,叙事 …… (11)
穿越理论边界:误读模式种种 …… (11)
反讽,滑稽模仿,元虚构 …… (11)
虚构是什么? …… (11)

叙事是什么？ …… (圆园园园)

附录 …… (圆园园园)
失而复得的情人的礼物 …… (圆园园园)
杰弗里·乔叟 水手的故事 …… (圆园园园)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幸福 …… (圆园园园)

参考书目 …… (圆园园园)
索摇引 …… (圆园园园)
译后记 …… (圆园园园)
再版后记 …… (圆园园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员愿愿年 远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员愿园年 员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 员愿愿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 源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员愿园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

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illegible]）。“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圆 年 猿月

前摇言

苑

近年来文学批评中显而易见的对叙事理论的兴趣是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中一个更广泛的运动——托马斯·库恩也许会称之为“范式改变”([illegible]——的组成部分。自[illegible]世纪以来,各种自然科学方法一直是其他学科进行合理化的模式。但是在过去[illegible]年间,事实已经证明,对于理解社会和文化来说,这个模式有不足之处。直到不久以前还统治着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已经让位给对于认识过程和目的行动的探索。历史哲学家已经指出,叙述并非仅仅是用以代替可靠统计材料的泛泛印象,而是一种自有其道理的理解过去的方法。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得出了结论:在解释动物发展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互动时,研究模仿行为的重要性并不下于定量分析。在哲学中,基于意图、计划和目的这些概念而提出的“行动理论”已经表明其自身对话语分析和人工智能这些新兴学科的有用性。作为为理解生活而必不可少的诸种解释方式,模仿([illegible]与叙述已经从其原来的仅为“小说”([illegible]的不同方面这一边缘地位上一跃而占据了一些其他学科的中心。

我们不必到学校去学习如何理解叙事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世界的新闻以从不同视点讲述的“故事”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全球戏剧每日每时都在展开,并分散成众多的故事线索。这些故事线索只有当我们从某一特定角度——美国的(或苏联的,或尼日利亚的)、民主的(或共和的,或君主制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或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的,或犹太教的,或穆斯林的)——理解时,才能被重新统一起来。在这些不同观点的每一个之后都有一部历史,以及一个对 愿
于未来的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有一部个人的历史,亦即,有关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诸种叙事,正是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自己是什么,以及我们正在被引向何方。如果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点来解释

这个故事中的各种事件,从而修改这个故事,那么很多可能都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叙事——当其被作为文学来研究时仅被认为是一种娱乐形式——在被实际写在报纸、传记和历史中时,竟成为一个战场。

相对于上述背景来看,我对叙事的讨论范围比较狭窄。我试图回顾过去 圆园年间批评家们提出的各种有关文学叙事的理论,间或涉及更早一些的理论和其他学科。但即使是这一有限的领域也还是难于在一本书中概括。正如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杂删辑凿凿阅圈躁现躁)中特别提到的,“图书馆中有关特殊文类的研究汗牛充栋”,有关叙事理论的个别方面的研究也俯拾即是,但是“英语著作中却几乎没有通论叙事的专著”。日益增长的专题研究是源于以前的文学研究所揭示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的引进。当法文、德文和俄文理论著作的英文翻译与英美理论家的著作汇合时,也许就是再想写这样一本通论叙事的专著也不太可能了。

然而查特曼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汇集了该书 员怨苑园年出版之前员缘年间的结构主义研究成果。多端特·科恩的《透明的意识》,一本全面研究叙事中的意识呈现的书,也于同年出版。此后我们又有了热拉·若奈特的《叙事话语》和弗朗兹·斯坦泽尔的《叙事理论》的译本,……不过我现在已经变成在开列书目了,而这应该放在本书的最后。我试图概括这一专题的目的与上述作品在两方面有所不同:我的书综述了范围更为广阔的材料,而且我是一一列举它们,而不是把它们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既然这种广泛的和非系统的处理方法的短处显而易见,因此它需要某种辩解;但是首先我将指出本书以下处理的是叙事理论的哪些领域。

导论章始于对 员怨苑园年以前流行的各种小说理论的阐述,并回顾了它们在本世纪早期的先河,然后介绍将在以后各章中被讨论的诸批评家和诸思潮。第二和第三章涉及在最近叙事理论发展中的两个最为关键性的问题:研究角度的两种变化,其一源于对一般叙事的研怨究而非仅对小说本身的研究,其二则源于现实主义之开始被视为文学成规而不再是值得信任的对生活的再现。后者将涉及今后几年内叙事理论中一个也许将会被证明是最重要的发展:它在历史、传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传和精神分析诸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讨论结构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试图确认支配着叙事序列的成规的做法,无论这些叙事序列是虚构的还是事实的。结构主义分析的最有影响的提倡者——罗兰·巴尔特,若奈特和查特曼——将是第五章的主题。

处在故事与读者之间的是叙述者,他决定着讲什么和让人怎么看。视点,它被美国和德国批评家认为是叙事的规定性特点,在过去几年中也开始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学者们对于这一题目的最近的研究是第六章的论题。在第七章中,视点将被作为从作者到读者——他们可能共享也可能并不共享同样的假定和解释成规——的叙事交流的一个方面来看待。这样,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我们就从叙事分析的抽象的、"语法的"模式前进到基于成规与交流之上的模式。第八章涉及滑稽模仿([illegible])或元小说([illegible]),这类叙事形式是如何突破诸理论参考框架的,然后我们将回到构成这整个研究领域的那些基本问题:虚构作品与叙事的特性。

讨论文学理论而不证明它们可以如何被运用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一无用处的话,但是如果泛论它们如何应用于一大批作品,而某些读者对此可能又不熟悉,那么这种讨论就是无的放矢。作为一个不能尽如人愿的折中,我将所讨论的这些理论应用于基于传统民间故事主题"失而复得的情人礼物"的一系列故事,以及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幸福》(二者皆见附录),并用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夫妇的短促幸福生活》和《哈克贝历·芬历险记》。对于同样作品的反复分析将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和评价各种理论。

通过附有注释的书目和散见于本书中的人物,我试图弥补两个缺陷,它们是在努力综览一个巨大领域时产生的:对于所讨论的理论的不尽充分的概括,以及对于这些理论之间的异同的过分简略的论述。在叙事理论中,术语的大量繁殖并非源于粗率或者毫无必要地铸造新词以取代已经流行的术语。理论家们的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分析框架是不同的:它们不可调和,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思想压缩成为一套共同词汇而又不抹杀每一个的特定价值。在提供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的分栏对照表时,我有时把他们的术语移入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但更经常的则是突出它们之间的不同。

为了尽力把握每位理论家的要点与基调,我会让他们互相针对自己的理论对手而说话 在有些情况下,我让他们事先评论某些他们写作时尚未存在的理论。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制造麻烦,而是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转向我所讨论的文章与专著。以这样的非完整的方式来对待复杂的理论显然有不少缺陷。如若为这一方法辩解,我只能提出下列说法。

在每一种理论之内,无论或显或隐,总是存在着来自另一个理论角度的反对之声。一个理论家的思想是被别的理论家的思想引发的,他们两人相对互动的竞技场实际上就是理论之间的空间,这一空间本身即构成批评的语境。为一种理论提供全面、准确的阐述这样一种方法有助于肯定该理论的自身统一以及其与其他理论的隔绝。这样一来,这一方法就重复了那种温和地顺从或根本就不管其他的批评家说什么的姿态,批评家们就是以这种姿态来避免争论的,因为他们认定那是粗暴无礼的行为。但是,一种理论除了是通往对话途径上的必要的一步,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作为对他人的反对或对问题的回答,它又是为什么被创造出来的呢?我希望把捉的东西正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叙事理论,以及激发着有关这一理论的活跃辩论,并正在使之成为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文学批评领域的那些问题。

在那些本来至少也应加以简单论述,但本书却没有涉及的理论领域中有对主题与类型的研究,文体学,不可靠叙述,符号学,以及话语([illegible])与文本分析。后面几种研究的技术性太强,根本不适于简单的介绍。第四章中所介绍的细密的结构主义叙事分析其实也是如此。不过乔纳森·卡勒,罗伯特·斯科尔斯和查特曼的著作已经使广大读者可以接近这些理论了。有关叙事最重要的一本近著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但它也是不适于让人概括的。不过,尽管我没有讨论它,但我却把它和威廉·道林的《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论》一起推荐给读者。

感谢多瑞特·科恩、安·哈莱曼、和理查德·谢尔登,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对于此书十分重要的未发表材料。托利多大学给我的休假年为我提供了研究和写作的必要时间。托马斯·佩维尔和卢伯米 宗

尔·多列热应请对手稿的部分章节惠予评论,在一项其中错误可能会层出不穷的工作中,他们已经使我避免了一些。学生们通过自己提出的正确问题,也对本书目前所获得的明晰性有所贡献,我曾向他们中一些人提出过种种问题,其中四个人(尼古拉斯·康拉德,德博拉·雷斯尼克,约瑟夫·科思雷尔,约翰逊·恩瓦布维)提供的答案我已用在本书之中。是那些其思想构成本书实体的批评家们,他们在我对叙事的了解上教给我的东西最多。对他们我只能给予感谢和歉意;原谅我没有更加充分和准确地描述他们的思想。为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评审此书的读者已经使这本书比它本来可能的还要好。责任编辑凯·朔伊尔,以及帕特里夏·斯特林对本书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感谢克劳德·布雷蒙允许从其《民间故事形态》中复印那个出现于本书图 源遭中的图表。

为了尽量减少文献引用方面的混乱,我删除了脚注。本书中所涉及者的资料来源可在书后的书目中发现,它们是根据书中章节划分的。

华莱士·马丁

托多利,俄亥俄

题导摇论

在过去 缘年间,叙事理论已经取代小说理论而成为文学研究所主要关心的一个论题。二者之间的不同并非仅仅是种类之间的不同——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分析过叙事的一个“种”之后,进而又去研究其他的“种”,然后再来描述整个的“属”。通过改变有关研究对象的定义,我们改变了我们所看见的东西 ;而当我们依据不同的定义来绘制同一领域的版图时,结果也将是不同的,正如有关同一地区的地形图、政治图和人口图之间各有不同一样。这些地图每一张都因不顾现实的其他各个方面而揭示了其某一特定方面。当然,文学批评中的共识比制图学中的更少。但是,二者之间的类比却的确使人注意下述事实,即各种文学理论是为了不同目的被创造的。因此当比较它们的时候,必须既要考虑它们的准确性,也要考虑它们的有用性。为了理解近来文学批评兴趣向叙事的转移,首先看看各种较老的和较新的理论试图解决的都是哪些问题,也许是不无帮助的。

小说理论种种 :

小说现在已被承认为一种重要的文类,一种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欧美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产品。但是就在三十年之前,它还并没有获得这种承认和普遍的接受。小说的地位低下的迹象至今仍然可以在学院的课程表中发现,其中的一系列“文学”课程中并不包括散文叙事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小说批评家的目的和方法主要为下述愿望所支配 :他们想在主张文学优劣应该基于形式分析的时代证明小说这一文类的重要性。只要关于小说的讨论仍然只强调题材与内容,而无视当时在文学批评和美学中非常重要的形式问题,小说在文学研究中就仍然只会是一个不能升堂入室的文类。

新批评家们通过对于具体诗篇的专注,已经表明,关于美学价值和意义的主张可以为细致的形式分析所支持。为小说争取传统上给予其他文类的尊重的方法之一是,证明它的技巧也像史诗、戏剧和诗歌的技巧一样微妙复杂,它的形式也像这些文类的形式一样意味深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批评家开始一心致力于这项任务。在论文《作为发现的技巧》(“[illegible]”)(见[illegible])中,马克·肖勒提出了一种不久就广为接受的有关小说的看法,“现代批评家已经向我们证明,谈论内容本身根本就不是谈论艺术,而是谈论经验;仅仅当我们谈论已经被成就了的内容,即形式,以及作为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作为批评家说话。内容,或经验,与已经被成就了的内容,或艺术,之间的不同在于技巧。因而,当我们谈论技巧时,我们几乎就是在谈论一切。……我们已经不再能把不接受这些普遍规则的诗歌批评视为用心严肃的批评,但是对于小说来说,这一点尚未做到。”肖勒的论文后来被收入《现代小说形式》(见[illegible])一书,一本与他自己的观点一致的论文集。在该书的第二版(见[illegible])中,编者威廉·冯·奥康纳注意到,当该书初次发行时,“已被用于诗歌的那种批评在小说批评中还极为罕见”,但是“从那以后,这种批评在小说批评中已经司空见惯了”。

肖勒及其大多数同时代人都轻视或批评那些传统的术语,因为它们只把小说当作情节、人物、背景和主题(这些术语也用于戏剧)的结合来对待。小说特有的技法包括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以及它们所提供的进入人物内心的方式——即“视点”问题。如果我们假定,作者试图成就客观的、真实的再现——既没有硬行闯入的评论,因为那会由于人物刚被介绍就受到评判而把人物变成作者的傀儡,而且也由于那些使我们得以接近人物心理和事件的方式而让人可信——那么对于视点的分析就成为理解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如何融合的一个手段。但是形式并非仅仅是故事之如何被讲述的问题;它也可以包括意象的结构、隐喻以及从行动([illegible]见[illegible])中浮现出来的象征,因此小说是可以用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诗歌的方法来研究的。约瑟夫·弗兰克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见[illegible])就是这类分析中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他讨论了在叙事理

论中将被证明十分重要的两个问题：对时间的处理（这既涉及再现问题，也涉及美学问题），以及小说与神话的诸种结构的关系。

对于视点的分析、意象、象征三者在关于“意识流”的诸多讨论中汇合。劳伦斯·鲍林（[illegible]）把“意识流”定义为“一种叙述方法，作者试图借此提供内心的直接引语——不仅是语言领域的，而且是整个意识的直接引语”。罗伯特·汉弗雷（[illegible]）的书和梅尔文·弗里德曼的书（[illegible]）都描述了意识流的技巧，追溯了它们的历史；在《心理小说：[illegible]》（[illegible]）中，莱昂·埃德尔在象征主义小说这一更广泛的语境中论述了如何再现意识的问题。他说，象征主义小说要求我们“把散文小说当成诗一样”来读（[illegible]）。

理想地说，一种“小说理论”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切小说，无论它们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但是文学理论很少能尽善尽美，它们的力量与局限都来自它们打算解决的实际问题。在试图证明小说也报答理论研究时，批评家们发现最近的小说为他们的论点提供了最佳例证。现代小说家们，从古斯塔夫·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直到当代，已经讨论过被这些批评家们所强调的许多技巧。因此，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有关叙述客观性，对视点的艺术操纵，使用象征或意象作为母题，以及对意识的微妙再现等等的最好的例子。

一种基于某一特定历史环境的批评原则，并着重于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小说理论，是无法避免某些局限性的。[illegible]世纪晚期以前，英美小说家并不关心他们的某些后继者所强调的形式上的精致，因此，任何基于这些技巧所做出的有关小说的描述都有可能导致对更早的小说做出片面的或偏颇的评价。某些强调小说的形式的战后批评家们倾向于挑剔那些或是先于或是反对这一艺术传统的小说家们所用的方法，另一些人则把小说的发展描述为从偶然的、无心的方法向[illegible]世纪的对意识的完美呈现的进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对于小说形式特征的强调在当时并非没有遇到挑战。哈里·莱文（[illegible]）提出，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是历史[illegible]环境所造成的：在[illegible]世纪[illegible]年代的大萧条期间，批评家们感到有必要把文学缩简为社会学；在战后时期，“〔小说的〕形式特性得到了充分注意，但其社会方面却又一次遭到忽视”，而这可能标志着“在历

史本身的压力之下的退却”。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说，专注于小说形式对于批评家和小说家都是一种危险：“在当前这个时代，自觉地全神贯注于形式几乎肯定会使小说家，尤其是年轻小说家，受到局限。……形式意味着完整与首尾相贯；解决仅被视为一切矛盾的均衡；尽管这样理解的形式有其明显的魅力，但它却不足以服务于现代经验。”

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使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是其内容和题材——对于生活的全部多样性的表现。事实上，正是由于脱离老套的形式和虚假的情境，小说才获得了生命。因此，免受形式约束可被视为小说的规定性特征。从对传统故事的无署名的重复转向充满环境细节的独创性故事，这一过程说明了为什么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类。从这一角度看，小说的技巧的多样性来源于经验本身的多样性。如果形式就只等于文体的精致，那么，按照特里林的看法，我们就必须承认，“小说正如很多人说过的那样，乃是最不‘艺术的’文类”。但是形式也可以被这样不同地来看待：“当小说毫不关心自己的艺术效果时，当它执著于道德影响时，或者当它就直截了当地报告它认为是客观事实的一切时，小说才开始实现自己的最佳艺术效果。”戈登·威利维斯（Gordon Willis）与特里林一致。他说，英国传统的伟大小说家们的确关心形式，但是是在伦理意义上，而不是在美学意义上。例如，如果我们想研究想简·奥斯丁的《爱玛》的形式上的完美，“我们发现它其实只能从道德关注的角度受到赞扬，而道德关注正是这位小说家对生活的特殊兴趣”。

作为被设想成一种由人类价值标准所形成的再现性文类，小说引来了广泛的评论。批评家可以将它视为人们在一个稳固的社会结构中由于自己的境遇和阶级出身而面对的问题的记录，或者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人所面对的问题的记录。小说可以起报告作用，使人们意识到文化和文学在以前并不认为重要的各种人类状况。它可以记录潜在于历史学家的不以个人为主的编年史之下的人类经验，这些经验也许会说明这些历史。更一般地说，它可以被设想为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幻想（以沿袭的信仰和意识形态、自尊自大、虚浮矫饰、浪漫欲望、占有欲望为其形式）与现实（这些空中楼阁之下的

社会与经济状况）交会。如果个人借以掩盖和实现其目标的“皂荚社团”，即社会习俗，是小说的一个焦点，那么金钱就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另一个焦点，因为它是自我与社会规定和混淆道德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地方。在这一批评传统中，对于再现出来的真实以及道德问题的强调被联系于其教育目的：即使当小说不再说教的时候，它也还是可以被用来获取有关生活的知识。

多数英美批评家认为，小说起源于 18世纪，而且认为，一种关于这一文类的全面理论应该对小说为什么出现于那个时代提供某种解释。专注于小说技巧特征的批评家们论称，主观的视点与意识的记录在哲学、政治思想和社会开始强调个人的自律时变得十分重要。对于那些把小说设想为社会现实之刻画的人来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产阶级作为历史创造力量的兴起。它的兴起结束了这样的时代：那时文学把贵族之外的一切人物都描绘成粗鲁的，滑稽的，或不值得认真看待的。欧文·豪与莱斯利·菲德勒同意菲利普·拉夫，莱文与特里林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物质占有欲构成小说的主要来源，并推动其人物和社会趋向我们的现状。因此小说与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诊断相关。瓦尔特·艾伦（Walter Allen）与伊恩·瓦特（Ian Watt）肯定下述观点：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小说产生于 18世纪，是对于社会、哲学和有关历史的概念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反应。

前面我已说过，有关小说的诸种定义都隐含着某种评价的方法和某一关于该文类的历史。依据技巧来定义，小说被视为趋向完善的进化过程，这一完善在 19世纪得到实现。当它被设想为人类经验的再现性的记录时，小说的历史和成就就被看得不同了：伟大的小说家是 18世纪和 19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者，从简·奥斯丁和巴尔扎克到托马斯·曼。19世纪欧洲两位最重要的批评家，乔治·卢卡契和艾里希·奥尔巴赫，就赞成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在 20年代的美国批评家中是极为流行的。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在 19世纪小说中发现了衰落的迹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一些批评家提出，“小说的灭亡”可能即将来临，可能是因为曾为小说提供种种主题的那个阶级结构已被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大众社会”所取代。对于那些相信小说是其时代的准确反映的人来说，描写荒诞古怪人物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